

自十多年前第一次走进临汾的云丘山，我就与这里的山水草木、村落洞窟结下不解之缘。每当心情浮躁，或者有什么事理不出头绪，第一个念头就是上云丘山。

同样是登山，在云丘山和别处的感觉大为不同。在华山、泰山和黄山一路上行，都是在沟壑边沿的曲径攀登，两侧峰峦叠嶂，变化多端。云丘山不是这样，自塔尔坡村出来，紧走几步就登上了山脊梁。仰头可以观看对面山峦的风光，低头可以俯瞰山沟里的高树低草。如此观瞻，心中往往会荡漾起几分豪情。

继续拾级而上，过了一天门站定，方知道何为一览无余。高高低低的山峰、山岭，都罗列在眼前，任你观赏品鉴。看右面，阳光下的山峰，一道一道，像是黄河里的巨澜。只是，那黄河的巨澜是涌动的，而这大山的巨澜是凝固的。看左面，没有这样阳刚。不是大山失去了自身的性格，而是飘荡的雾气为山峦披上了轻纱。

从一天门向上，向上，过了二天门，跃上三天门，俯瞰脚下，小溪如线，沟壑如带，高树如草，阡陌纵横小成了方寸般的棋盘。就连刚刚让自己攀爬得热汗直流的山峰，也小成了蒸笼里的馒头。

往常看云，云在天上，在头上，要么一丝一丝，要么一朵一朵，若是再多，就是密封了天空要下雨。在这里，似乎是在天上观看云海，一会儿平静如水，连粼粼的碧波也没有；一会儿活像清风吹皱一池水，多姿的云团成了一群调皮的孩子，嘻嘻哈哈，闹腾个不停；一会儿则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像是一群勇士手舞足蹈地回故乡了。真真奇妙无比！

更奇妙的是，登上高巅玉皇顶回望身后，从山脚盘旋而上的山径，怎么就成了一条腾云驾雾的巨龙呢！

美在云丘山

乔忠延

云丘山的树木，不仅用多彩花色美化了山脉，还见证了这山脉高迈的寿龄。山上有树全球稀有，名叫翅果油树。翅果油树历史久远，植物学家认定其起源于第四纪，冰川时期酷寒之后仍倔强生存。翅果油树果实当中包含多种有益健康的元素，将这些元素提炼出来，一种少见的翅果油就成为名贵的养生品。

云丘山的其他草木虽然不像翅果油树那般名贵，可多数都有食用、药用价值。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慷慨赠予。

玉莲洞绝壁上生长着一棵树，真不知该叫它什么名字。有人说，是桑树；有人说，是榆树。

说桑树的人比画，那叶片舒展得很大，是桑树；说榆树的人纠正，不对，那叶子皱巴巴的，很小，是榆树。

那到底是一棵什么树？我倒认为那是一棵展示生存韧性的生命树。是的，当生命树出现在绝壁上时，就喻示了它生命的艰难与顽强，有限的土、有限的水，时刻困窘着肢体。土是很少的，就是缘了石隙的那少得可怜的一点点土，它才发芽，才生根。水就不同了，多雨的年份，它从石缝里得到的水多些；干旱的年份，它啃透石头也吮吸不到几滴乳汁。好在枝叶很是懂事，知道扎根绝壁不易，会把有限的水分运用得恰到好处。于是，一棵树就出现了不同的树叶。有水的年头，枝叶舒展，人们看到的像桑树；缺水的年头，叶掌紧缩，人们看到的像榆树。后来我知道，那其实是一棵桑树，只是因了水分的多少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。绝壁上的树木用叶掌演绎着生命的机趣。

十多年前去云丘山，少不了要去看乱石滩。这是云丘山八景之一的“石穴藏冰”。去时是个冬天，草木凋零、石头乱滚在眼前，并没有看出石穴。倒是丝丝缕缕的雾气从石头缝隙升起，在阳光下若隐若现。

附近的山民告诉我，这里不只冬季冒气，夏季也冒气。次年夏天，我赶来探个究竟，还真是不假，比冬天看得还清楚。初来乍到，带了一身热汗，站在旁边感到凉丝丝的，十分舒服。看来，“石穴藏冰”真实可信。

如今，“石穴藏冰”被开发成景点，规模很大。这冰洞简直就是冰清玉洁的新天地。屈身入洞，头顶是碧玉，身边是碧玉，千般样貌，多形多姿。有巨柱擎天、有顶挂垂珠、有层峦叠嶂、有江水翻卷、有飞流直下、有嶙石曲径……

山里石头多，有关石头的技艺在此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墙用石头垒，房用石头搭，路也用石头铺。因地制宜，山里人把自然条件利用到极致。最有特点的当为住所，住所一律背靠山崖，或借助土崖，或借助石崖。石崖是天然洞窟，土崖是开挖的窑洞，得山脉地气，夏凉冬暖。夏天不盖棉被不能睡觉，太凉。冬天点一把火做饭，屋里便温暖常在。

别看山里人住得偏远，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却在这里呈现得生动而具体。上川村祠堂上的祖训是“仁义礼智信”，鹿凹峪村祠堂上的祖训是“温良恭俭让”，鼎石村瓦房屋檐下的木隔板上醒目地写着四个大字“乐善不倦”，浓缩在大河村大门上的理想是“光裕”。

自然之美，人文之美，美，在云丘山荟萃。



高劲鹏

跨汾桥下品荷韵

十三四年前，居所附近的长风商务区建设完毕，一座婀娜多姿曲线优美的跨汾桥横跨汾河两岸，一大一小两个池塘分别位于桥西和桥东，池塘水通过几眼孔洞与汾河水相通相融。曲曲折折的木板路面环绕着整个池塘，此时的池塘中没有种植任何水生植物。看着眼前颇有一番意境的曲折池塘，忽然想起朱自清的名篇《荷塘月色》。意游神飞中，眼前这湾碧波荡漾的池塘，仿佛变成了梦境中的那片荷塘。

经年后的初夏，漫步跨汾桥头的我，猛然发现桥下池塘里浮着零星的圆形小叶片，不禁诧异，莫非是荷叶？于是快步下桥来到池塘边一探究竟，果真是荷叶！心中暗喜，梦想成真了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圆圆的荷叶也一天天在长大，渐渐铺满了半个池塘。偶有数枝荷叶昂扬地跃出水面，迎风摇曳，舞姿绰绰。期待中的荷花并未崭露头角，我想大约是第一年种植的缘故吧。

来年的春末，暗红色的圆形小荷叶，把纤细的身体卷曲成蝴蝶结的模样，羞羞答答浮于水面，星星点点，煞是可爱。待到夏至前后，整个池塘舞动着鲜绿的荷叶，圆圆田田，似海浪般涌动。已打成粉色花骨朵儿的小荷，立于纤细嫩绿挺拔的枝丫上，隐于片片荷叶间。气温渐升了，花骨朵儿渐大了，花色渐浓了，圆润饱满，含苞待放了。

倏忽间，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儿竞相绽放开来，粉白粉白的花瓣，光洁鲜亮，如婴儿粉嫩的肌肤；杏黄杏黄的花蕊，肤如凝脂，如刚刚出浴的美人。几只小蜜蜂舞动着透明双翼，在荷花丛中翩翩起舞。蜻蜓也赶来凑热

闹了，时而上下翻飞，时而栖落花间苞头，点缀着这片生机盎然的唯美世界。

炎炎夏日里，蓝天白云下，荷花朵朵，荷叶连连，红绿相间，蔚为壮观。夏日的清晨最适宜赏荷和拍照了，红日初升，光线和煦，柔柔的日光泻在花和叶上，格外明媚亮丽。

雨中的荷花是另一番韵味了。密集白亮的雨点落在花瓣上、叶面上，溅起小小的珍珠，晶莹的珠儿不断从花瓣和叶面滑落，融入圈圈涟漪中。娇羞的荷花在雨中默默弯下了眉，锁紧了唇，任由冷雨侵蚀肆虐；默契的荷叶也在雨中前仰后合，反转变形，任由雨打风吹恣意。骤雨初歇，一道绚丽的彩虹横亘天际，蔚为壮观。娇艳的荷花清新洒脱，唯美的荷叶焕然一新，似薄雾的荷香蔓延开来。

夏末秋至，繁花期已过，只有几株小荷勉强泛红。荷叶在秋风中左摇右摆，芳华散尽的莲蓬像风笛一样在秋风中低声吟唱，像在诉说着往日的莺歌燕舞、蝶恋蜂痴。

随着秋风四起，天气转凉，墨绿色的荷叶日渐泛黄，干枯，凋零；墨绿色的莲蓬日渐泛黑，干瘪，脱落。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，倒伏倒扣水面的干枯荷叶和莲蓬，共同构成了一幅难以言表的秋日荷塘美景图。

北风呼啸，雪花飘飘，寒冬来临了。荷塘又变成了银装素裹的童话世界，黄褐色的茎秆叶柄在洁白的雪地上兀自矗立，迎风傲雪，孤芳自赏。简简单单的线条组合，同样勾勒出了一幅婉约凄美撼心动魄的冬日荷塘静美画卷。

入伏采摘黄金茶

刘俊喜



明清时期，大同是万里茶道上的重要商埠，马帮、驼帮终年不绝，海内外各种茶叶琳琅满目，大同人饮茶品茗渐成风尚。

茶文化融入了大同人生活中，“鸟声乍似三春暖，茶味能清一岁忙”“参差楼阁野云环，啜茗凭栏半日闲”等诗句，便是寓居大同的诗人的即兴描绘。

但是对于老大同人来说，还是喜欢自制的黄金茶，可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

黄金茶，原料是黄芩，大同周围，七峰山、雷公山、采凉山、六棱山上都有，每年将近入伏，黄芩花初开，亭亭玉立，叶似柳叶，这也是采摘的最佳时日。

这个时节，在七峰山面窑沟山坡上，蓝莹莹的黄芩花格外显眼，并不难寻。

每到夏季入伏的第一天，口泉峪的人们就会提篮挎篓，结伴上山采摘。

加工黄金茶，其实并不复杂。

说是采摘，实际是整株拔起，回来后，除掉主根及杂草，连叶带茎剪成半寸小节，阳光下晒晒后阴干即成，这便是生茶，也即粗茶。粗茶冲泡呈黄绿色，清热去火。

剪成半寸小节后，清水洗干净。此时夏果正好也成熟，将夏果切成薄片。笼里铺一层黄芩段，铺一层夏果片，依次往复。上火蒸

10分钟，阳光下晾晒一阵，挑出夏果片，移置通风阴凉处晾干即可，入罐装坛，此谓熟茶。

喝茶时，放几片，开水一冲，上下升腾，茶色呈金黄色，晶莹清澈，口感爽滑，润喉回甘，且极耐冲泡，这或许就是俗称黄金茶的由来。喝自制的茶，醉人沁肺，放心舒坦。

也有人上火蒸之前加红糖、加醋，蒸后置阳光下晾晒一阵，移入大锅内手工翻炒揉搓至干。此款熟茶有温阳暖胃的功效，冲泡呈深黄色，适合脾胃虚寒的体质。黄金茶最具特色的是，具有镇静安神、改善睡眠质量的作用，晚间亦可饮用。黄金茶还有清热解毒、降脂、降压、利尿、利胆、保肝等功效，还是伏日消暑佳品。不过，生茶性凉，脾胃虚寒者慎用。

自己采摘的茶，一家人喝一年足矣，来年往复。

黄金茶也不尽在农家，在口泉、在大同茶庄也有出售。

黄芩并不是每年都生长茂盛，细心的山里人会由此看出与气候环境的关系。可惜现代人大多行色匆匆，难窥其中奥妙了。